

粵海舊聞錄

(四)

祝秀俠

廣東最豪華的遊船

「紫洞艇」為粵省最豪華之遊船，珠江風月，賴此游船點綴其間。艇上陳設豪華，金碧輝煌，爭妍鬥麗，飲宴其中，迥異市廛酒家，別饒風趣。顧「紫洞艇」之得名，不知何自？「清稗類鈔」載：「遊船以廣州為最修華，杭蘇江寧無錫不及也。」並未提及紫洞之名，屈翁山「廣東新語」中之「舟語」，亦僅述及當時名家之舫，如南海陳家之「此花新舫」，新會伍家之「風光艇」，東莞鄧家之「天坐軒舫」，而無紫洞艇記載，可想見明末清初仍未有名。

原來紫洞艇之得名，或謂由於紫洞水而來，蓋廣州北江，自三水縣流經省治西有紫洞鄉，別出為紫洞水，東流經沙口西南，出為石灣水，又東流至佛山堡，粵東游船曰紫洞艇者，或因紫洞水得名。

番禺汪兆銓（莘伯）有詠紫洞艇竹枝詞云：「海珠南畔趁風涼，花氣吹來撲鼻香，最好畫簾

高捲處，金尊檀板坐珠娘。」

長沙周壽昌亦有詠紫洞艇詩七絕八首，其二首云：「拉雜春風奏管絃，掛當夜月供珍鮮，流蘇百結珠燈照，知是誰家紫洞艇。」「珠娘裝束學美娃，窄袖青衫短玉釵，真有圓膚光嫩嫩，凌波不用鳳頭鞋。」艇上多有艷麗珠娘，不慣履襪，雖冬日亦白足見客，故謂圓膚光嫩也。

石門食泉名傳千古

吾粵有食泉，地在廣州近郊石門，「石門返照」列為羊城八景之一，該地風光明媚，環境清幽，食泉即在其中，所謂食泉，實為古井一口，歷年久遠，地上滿佈苔蘚，井旁有石，刻曰「食泉」兩字，游客到此憑吊，未敢汲飲。

食泉名傳已久，遠自東晉時已有。晉書吳隱之傳云：

「吳隱之字處默，性廉潔，為廣州刺史，未至州二十里，地名石門，有水曰食泉，故老曰，飲此水者，廉士皆貪。隱之至泉所，酌而飲之，

賦詩曰：『古人言此水，一飲懷千金，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……』」吳氏賦詩明志，當年任龍驤將軍，廣州刺史，都督交廣兩州軍事，權位崇高，但終其任清廉自守，正如所云「試與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蓋粵省富饒，執政每多墨吏，念無以謝粵民，則委過於食泉。

屈翁山「廣東新語」云：「石門有泉，飲之輒使人貪，名曰食泉。語云：登大庾嶺則芬穠之氣分，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，由來久矣，然泉獨不能得之于隱士，則是泉之力，亦有時而窮也。」

梅縣大詩人宋芷灣

嘉應（今梅縣）詩人「我手寫我口」的黃公度先生的詩作傳誦人口，較早之另一嘉應詩人宋芷灣（湘）先生的紅杏山房詩更早就已蜚聲一時。

宋芷灣，字煥襄，生於乾隆二十一年，三十歲鄉試中式，至嘉慶四年始成進士，歷充四川

貴州兩省鄉試正考官，居詞垣九年，任職編修，繼出守雲南曲靖府，調護廣南府，權巡西道，署永昌府，晚年擔湖北督糧道，卒於任所，得年七十一。

芷灣先生登第後，於嘉慶六年，曾南歸應惠州太守伊墨卿之聘，長西湖豐湖書院。先生文采風流，詩及書法名重一時，其詩集曰紅杏山房詩鈔。今春世界客屬總會舉行於台北，泰國華僑客屬總會文教委員會曾將印行之「紅杏山房詩文集」一種分贈台北客籍人士，據其重刻緣起云：「同人重刻是書，用資籌集清貧助學基金。鄉賢著述得以廣傳，亦有足多。」

詩鈔分「不易居齋集」，「豐湖漫草」，「續草」，「南行草」，「滇歸集」，「楚艘吟」，「燕台廣藩各卷」，「漢書摘詠」，「後漢書摘詠」，則為咏史之作，先生借古論今，最為擅長，其詠項羽云：「天遣驅除借楚兵，百家守冢故人情。不消幽咽烏江水，十二陵邊春草生。」詠韓信云：「拜將壇前野草花，釣魚磯上爛雲霞，王孫如此不歸去，望斷西風漂母家。」「長樂鐘聲不可聞，萬家瑩冢未歸魂，可憐併力收齊趙，只了平生一飯恩。」

先生掌教豐湖書院凡二年，自云：「兩年湖上，種樹栽花，若閑若忙，雅有真趣。山水風月，非一人之私，我偶得之，我偶私之云爾。其別日各紀以詩五首，其一「別湖花」云：「種花見花開，花開客言別。春此濯漑勞。念彼歲時闊。春華信爲榮，秋實理當結，好善護本根，持以治來哲。」其二「別湖山」云：「湖山閱多人，賢愚俱

不言，山花百相媚，衆妙真一門。念我山中人，每倒花下蹲。慚愧山鷓鴣，當別猶殷勤。」其三「別湖水」云：「我出具一艇，我入奉一瓢，我衣無宿垢，我硯有良苗，猗嗟湖之水，於我手逍遙，懷哉清漣漪，臣心以久要。」其四「別湖風」云：「故人不別我，我別故人去，今夕湖水上，明日知何處。欲將舊釣絲，結在湖心樹，湖樹吹且長，釣絲理如故。」其五「別湖月」云：「湖月出湖東，落亦湖西邊，知我在湖上，只照湖水間，寂寢夜復夜，寸心時往還，安得結湖屋，人月無關山。」

摘故老傳言，別西湖詩，芷灣先生曾以甘蔗渣蘸墨書於書院壁上，後人摹塑保存，經兵燹後毀去云。

東莞李用忠臣義士

閩粵濱海，兩省人士向海外拓殖者多，而粵僑之在海外建立功業者尤夥，如暹羅王鄭昭，坤甸王羅芳伯，開闢南洋海峽葉來，皆昭昭著者，亦有忠臣義士，遁逃海外，從事復國運動者，史書雖不具載，其事蹟亦往往流傳，宋寶鼎鼎後，宋遺臣有東莞李用者，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，事敗，乘桴浮海至日本，以詩書教授度日，宣揚中華文化，日人尊稱夫子，及終，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，至今東莞人送喪，皆用樂人矮衣矮帽以洋樂送喪，即肇於此。屈大均廣東新語曾紀其事，此與明代朱舜水事蹟相類似。

李文田排抑康南海

順德李文田若農，爲咸豐九年己未科探花，學識淹博，名重海內，自經史詞章天文地理兵法金石碑帖以至占筮醫卜青鳥奇門遁甲之術，皆能通曉，曾督江西學政，歷任侍讀學士，各部侍郎，鳳裁峻整，在當時負清流重望，亦爲德宗羽翼，康南海於光緒二十年入京會試，未嘗謁文田，及後鼓動各省舉人公車上書，痛陳「拒和、遷都、變法。」大計，文田多以爲妄。南海又揚言不奉座主爲師，適會試時，李文田爲讀卷大臣，以是對南海頗排抑。是科，南海中進士第八名，本擬會元，總裁爲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，禮儀三千，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，惡其太奇，降爲第五。殿試朝改皆直言時事，讀卷大臣李文田以其不認座主，力抑之。南海自編年譜有言：「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（指南海之祖父贊修）又以吾不認座主，力相排。殿試徐壽衡侍郎本置第一，各閱卷大臣皆圈矣，惟李文田不圈，並加黃簽，降至二甲四十八名。朝改翁同龢欲以擬元，卷在文田處，又加黃簽力爭，遂降在二等，翁常熟嘗告我，問與李嫌之故，故知之。」先是殿試朝士皆以元相期南海，傳臚時，諸王猶言之，惟是科會朝殿三者，南海皆失元，自言區區不足道，亦命也。

白鴿票賭博最害人

「圍姓」，「花會」，「山票」，「舖票」，「白鴿票」，均爲廣東一種賭博形式，「白鴿票」尤爲廣東特有之賭博，有逾百年之歷史，茲從文獻略考其源流：王壬秋文集中，有「到廣州與婦書」一文，其中述及「白鴿票」云：「取周

與嗣千字文列字八十爲一章，任人射覆，凡出三錢，射一條，由一至百千萬，不限字數，全中則利十倍，一錢之資償十金，國人若狂，夢想顛倒，號曰白鴿票。」王閩老（王壬秋名閩運）到廣州時，大約在清咸豐年間，可見當時白鴿票之盛行，但這位湖南大文豪所述頗有錯誤，渠云不限字數，實則所射字數由八九字至十五六字，而開票字數多爲二十字至二十五六字，所射字數名目，有「八搭二」「穿雲箭」等，咸豐年間香山詩人蔡惠清之挹蕩齋詩草，有詠白鴿票詩序云：「吾粵無賴子以千字文首八十字當作開，三分之二不開，僅開二十六字，衆於八十字內任意書八字成一票，納錢十文，射之中八字得上彩，七字六字以次減，開者名鴿頭，往來傳信招衆者名鴿媒，射者名小鴿，騙法多端。」其詩云：「鴿票以利誘，大鴿棚上台，小鴿地下來。大鴿雄吞小鴿食。皇皇求，不到口，天地玄黃，星日無光，靡東靡夏，東張西望。今日中七字，明日中八字。人鬼同謀真可喜。誰信迴文纖滿盤，依然撞入網羅裏。小鴿來，大鴿笑，小鴿不來鴿媒叫，翼敗毛摧不轉頭，兒號婦哭交相誚。嗟爾大鴿莫輕狂，爾啄人肉，人食爾腸，爾不見巡檢衙門列鷹隼，羨爾身肥腹爾旁。」

考白鴿票之取名，蓋以鴿能招羣，養鴿者往往以小羣之鴿招引大羣之鴿，是小往大來之意，故開票者名鴿頭，買票者名小鴿，而帶票捐客名鴿媒。楊蒲小史「白鴿票」條云：「三鳥害人鴿雀鴿，一蟲利世鸚鵡。」鴿者鴉片，雀者麻雀牌，鴿即白鴿票也。

白鴿票大約起源於道光年間，博陵紀業輯「吉祥花」卷五有一段述白鴿票故事，說：「道光甲辰科清遠舉人郭志融嘗在省城捐修虎門砲台，其時有人在城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，日收三十餘萬，有輸至園極，因而懸探自盡者，服藥者，投河者，自盡一道，以婦女爲多，至於男子亦有作賊者，公立將票匪按律治罪，捕廳紀某革職，至今二十餘年，未有敢再開白鴿票者。」清遠縣志卷十九有嚴禁白鴿票碑記全文爲白鴿票有價值文獻。其全文如下：

「賭博俱貽害地方，惟白鴿票害人尤甚！無論士農工賈，婦女童捕，皆惑於三厘博十兩之說，日以買票爲事，而正業全拋，究竟有輸無贏，始贏終輸，俗所謂慢火煎魚，無有不乾者也。道光二十年時，縣差等在縣西門城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，日收票三十餘萬，有輸至輕生自盡者，因此而作奸犯科，其弊端不可勝言。時邑孝廉郭志融，憤票匪之肆虐，誓欲力挽頹風，與其族兄郭志信，自備資斧，聯合邑紳多人赴省謁大憲，蒙布政傳公立將縣差何某按律重辦，縣立捕廳亦因而撤職，地方幸賴肅清，不敢開白鴿票者二十餘年，迨同治三年竟有外縣人羅某，自恃由軍營保舉文職，來縣包庇匪徒，在下郭街開設白鴿票廠，自以爲莫奈他何，不知鄉禁甚嚴，勢不相容，由四屬安良總局懸賞拿獲票首羅某送縣，訊明解府審辦。并議將二案勒石，以警將來，有此前车可鑒，我邑白鴿票賭可永遠禁絕矣。」清遠縣碑石想至今猶存，誠白鴿票賭害之重要史料也。

記長壽寺大汕和尚

大汕和尚者爲清康熙年間一名儒，其人博雅恢奇，凡是曆數理篆隸丹青之屬，無不擅通，尤長於詩，與當代文人騷客，迭相酬和，和尚以童貞入道，遨遊四海，並應越王之台，宏法安南，聲名洋溢中外，惟其生活，奢侈不羈，販貨聚財，諂媚大吏，好出風頭，一生多彰多姿，離奇顛變，晚年復遭牢獄之災，可謂一奇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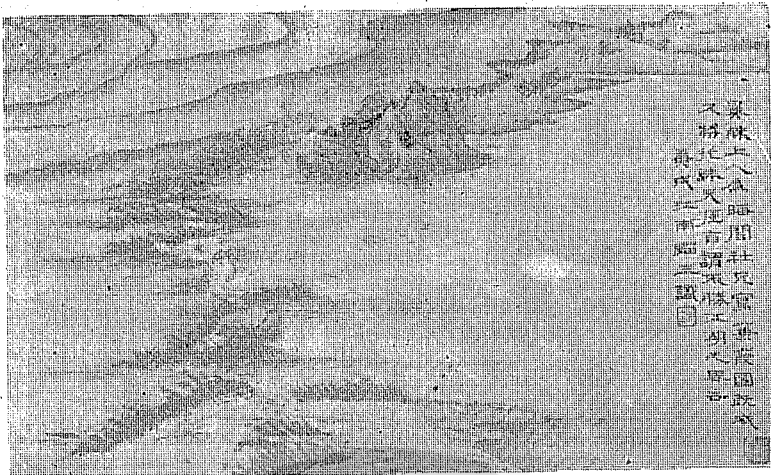
和尚名石濂，號大汕，石頭陀其俗名也。籍貫或謂粵人或謂吳浙人，諸說不一，莫詳究竟，然石濂之出家，固由於民族思想，蓋清人入關，僧生於明末，義不二臣，乃拜辭老母，剃髮投禪，杖錫雲遊，凡山川勝地，足跡幾遍，而駐錫於廣州市長壽寺爲最久。

僧與屈翁山、吳梅村、梁藥亭、毛際可等交誼頗篤，主持長壽寺時，與日本、安南來粵商客亦相結納，其赴越或由商人事先游揚。

大汕固非一苦行頭陀，私生活頗招物議，王漁洋「分甘餘話」述：「廣縣妖僧大汕者，自言江南人，或云池州或蘇州，亦不知果籍何郡？其出身甚微賤，或云曾爲縣差役，性狡黠，善丹青，疊山石構精舍皆有巧思。剪髮爲頭陀，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子，游方嶺南，居城西長壽寺，而日伺當事貴人之門，常畫素女祕戲圖狀以媚諸貴人，益嚮近之，於是無所忌憚。官東粵者落其圈績十人而九」。以和尚而繪祕戲圖，漁洋之言果真，大汕之罪行誠可鄙。又修葺孫撰石濂和尚事略，亦多貶詞，曰：「入廣縣初實畫觀音，稱講

師而已，後謫事平南王幕客金光綸，因得見平南王及俺達公（尚可喜子之信）。

廣縣長壽清，遠飛來二寺原為實行和尚主持，實行歿，光綸言於俺達以石源主持長壽，長壽無寺產，飛來有租七千石，干諸當事請以飛來為下院，盡逐實行之徒而併吞其租，自足石源益富



民初大詩人中山蘇曼殊為黃節所繪菰葭圖。

裕，其人多巧思，以花梨紫檀點銅文石作桌椅屏柜，多以餉當事及士大夫，無不贊賞者，陳迦陵慎詞圖即其所繪，栩栩如生。或謂其最工素女祕戲冊卷以媚諸貴人亦未可知。吳倚遊廣州，向吳述酬應難遑不堪其苦，吳笑曰：汝既苦之，何不出了家，人傳以為笑。

長壽寺在廣州城西，初不甚著名，大汕主持後日趨隆盛，成為廣縣一勝地。大汕自言嘗遇異人，明天象，曉奇門遁甲之術，能致風雷雲雨。康熙三十四年，應越王之召赴越，啓程時相隨僧侶五十餘人，行李甚多，人遂謂此行意在販貨，在越時，越王供養極隆盛，自錢米以至金銀，時加饋贈，及大汕臨行，越王又贈金五千及名木作為建築長壽經費。分甘餘話謂其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，直且鉅萬，連船以歸。觀此，大汕此行，即未有商業企圖，而所獲當不復鮮，因而引起私販廣南之風聲，更由此種下被捕禍根。

康熙四十一年廣東按察使許嗣興惡其劣行，詔逮之，得其前後奸狀，放逐押解原籍，死於途中，據廖荃孫「石源和尚事略」載：「許嗣興將其管逐至贛州，止於山寺，又復興起，皈依甚衆，江右李中丞基和又逐之押發原籍，死於常山途次。」此亦一說。

大汕赴廣南之行，曾撰「海外紀事」，凡六卷，所歷山川形勢風土習俗悉載靡遺，對當日華僑情況亦有記載，為華僑史之珍貴史料，原刻本現有日本東洋文庫，我國立中央圖書館亦有藏本，台灣大學教授陳荆和代為之考證作序，筆者時主持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，為之列入中華叢書

付梓印行。

何不偕「不去廬集」

明遺民順德何絳不偕先生，年十八即遭崇禎甲申之變與陳獨漉渡銅鼓洋，訪諸遺臣於海外，聞桂王在雲南，遂北游，西濟湘沅，兵阻不能進，乃東浮楊子江，觀黃河太行，以寄其悲憤慷慨之氣，踰三年歸，待母不復出，與獨漉陶璜，梁樾及兄衡隱於北田，稱為北田五子。不偕好讀書淹博羣籍，日與高人雅士賦詩酬答，而於屈翁山、梁藥亭、陳元孝尤相劇切。其人狀貌軒偉，豐頰修眉，與語古今典故，滔滔不絕，善諧謔，出言則四座解頤，工詩善書。南昌彭士望、寧都魏禮至粵，慕其人深相結納。獨漉懷不偕詩云：「昨日異今日，今吾猶故吾。春風此何時，白髮不我謀。平生兩干邪，動止必相須。子抱荆山珍，我握靈地珠。良價一不值，千駟猶泥塗。埋骨置土中，焉辨賢與愚，修名懼不立，歸哉南山隅。」

「不去廬集」為不偕詩文集。原刻本久佚，乾隆年間曾重版亦不多見，番禺汪兆鏞曾搜求舊本，重加勘校，並手鈔全集近年由其哲嗣宗衍商請何耀光出資影印流傳，凡文二卷，詩十一卷，詩餘一卷，道光廣東通志著錄詩稿，未及其文，雖注存而無卷數，此手寫影印本可謂全璧。不偕詩溫婉澹遠，五言尤勝，文則疏樸有致，靡特高風亮節，足以範世，其詩文固亦足傳也。

廣東文徵滄海遺珠

吳道鎔玉臣，光緒六年庚辰中進士，鼎革後

閉戶著述，其「廣東文徵」爲一鉅輯，人系一傳凡六百餘家，遺稿未竟即於民國二十四歸道山，年八十四。張學華接董其事，續得一百餘人，以次編入，合七百一十二家，千三百餘篇。惟可異者，同治辛未高中狀元之順德梁耀樞竟不列入文徵。耀樞雖仕不顯，僅列職詹事，豈以其無文可徵而擯不取耶！又中山蘇曼殊通曉中英德日梵文，工詩善畫，其遺著「梵文典」「文學因緣」「斷鴻零雁記」及其抒情詩作，均流傳至廣，文徵亦不列入。張學華於民國三十年爲「廣東文徵作者考」序言云：「此書爲吾粵數千名公鉅儒精神之所寄」，民國二十年後逝世之簡竹居、羅癭公，康有爲等均有傳，名公如梁耀樞狀元，名文學家如蘇曼殊上人，均擯不列入，不解其故。（近香港有人醜資印行「廣東文徵」若干冊亦一偉舉。）

鄭觀應「盛世危言」

據說 國父當年上李鴻章書，曾在滬請教於一位鄉先輩，其人即鄭觀應先生，其時 國父年

不過廿餘歲，鄭觀應已是五十多歲的人，他長康有爲十七歲，長 國父廿五歲，生於道光二十一年，至民國十二年去世。

鄭氏蒿目時艱，對當時維新變法的主張，贊助至力，較張之洞，李鴻章輩尤爲徹底而踏實，國父上李鴻章書中「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暢其流」的思想，即受鄭氏言論影響。

鄭氏字陶齋，廣東香山縣人，年十七由粵赴滬，從英國教士傳蘭雅習英文，其時清廷頹頹，國家貽危，觀應無心仕途，在滬經商，與外國洋行多有往還，接受新知，對中外局勢瞭如指掌，其後受聘於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爲買辦，以其多年從事實業及與外商接觸關係，李鴻章委託其辦理上海電報局及創辦機器織布廠，製紙廠。鄭氏卅九歲時，轉入官督商辦之上海招商局做幫辦，并赴南洋各地考察商業，一八八一年，中法越南戰起，鄭氏擔任採購軍械；其後又曾辦理漢陽鋼鐵廠，漢冶萍煤礦，粵漢鐵路總理等職。

鄭氏當時對於洋務運動，變化運動，常發表高見，洞中肯綮。其陸續所發表之匡時議論，曾

增訂改名爲「盛世危言」，有彭玉麟、鄭藻如等人序言。

鄭氏在「盛世危言」篇首弁言云：「幼穉書義，長業貿遷，憤彼邦之要求，惜中朝之失策，於是學西學，涉重洋，與彼邦人士交接，察其習尚，訪其政教，考其風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。乃知其治亂之源，富強之本，不盡在船堅砲利，而在議院上下同心，教養得法，興學校，廣書院，重技藝，別考課，使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暢其流。」

鄭氏的變法救國主張爲：「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，速立憲法，尊重道德，改良政治，蓋憲法爲國家之基礎，道德爲學問之根柢，學校爲人材之水源。」鄭氏首倡議會政治，並認爲救國之道，必以經濟爲本，他痛論國家之敗，在於人才。「中國文士，專尚制藝，即本國之風土人情，兵刑錢穀等事，亦非素習，功令所在，士之工此者得第，不工此者即不得第。夫以人股爲正途，視別學爲異端，其不重視知識，人材烏能日出哉。」其卑見實較鴻章輩高明得多。

如此一位人才，惜當時辦洋務者，未能對其大用，使其實業經濟救國大志末由展其懷抱，迨鼎革後，蕭然隱居澳門，建一別墅名待鶴山房，慨於功業無成，壯年暮年，日唯耽求玄理，學道修仙，逝世時年八十三。

近年中華雜誌社胡秋原先生將其「盛世危言」影印發行，都九卷。此一吾粵作新思想先導人物著述得以行世，距今百年後讀之，猶覺虎虎有生氣也。

海山是貼地白雲幾幾年山川泰新
後煙南佛心前猶妙人影仍相分
石泉蒲團分坐空齋忘祖師禪
西庵先生於心學秀山方丈文公

大詩人宋芷灣先生遺墨。

廣州租界沙面滄桑

廣州市西南六二三路，原名沙基路，民國十四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，廣州各界代表舉行援助滬案大遊行，進行至沙基路，對面一衣帶水相隔之沙面租界英兵突發排槍及機槍向遊行隊伍掃射，英、法、葡艦隊並開砲助擊，死傷遊行羣衆百數十人，此即歷史上記載之沙基慘案，嗣後沙基路易名為六二三路。

租界沙面，自清道光二十二年開廣州為商埠後，英國根據中英南京條約，劃沙面為英租界，佔地約一千坪，在一八六一年設定。繼而法國於

是年亦要求在沙面設法租界，佔地約一千六百坪，同時自東徂西，開一小河，使與沙基隔絕，而在河之兩端，各設鐵橋，以通往來。

英法兩國佔有沙面作租界外，仿上海例設有工部局管理，畫為特區，禁止華人入內，居住亦全為外人，日夜有外國衛兵把守，英法經營沙面八十餘年之後，直至抗戰勝利復員民國卅四年始取銷特權，重歸我國懷抱。

查沙面此一掌之地，為珠江北岸白鵝潭一個沙洲，故前名「中流沙」，為以前多年流沙沖積而成，屬廣州西關一部份，西關為市內繁盛之區，清末十三行均設在西關，為對外貿易通商中心

，富商巨賈，雲集於此，笙歌宴樂，成為紙醉金迷之地。曾有詩人咏中流沙詩云：「絃管撩人心易蕩，倚羅依我夢猶香，呼盧喝雉宵嫌短，顧曲評花日欠長。」蓋廣州妓館，以珠江為優，珠江數處，以沙面為最，沙面妓寮，為風月繁華地區，咸豐六年，忽遭回祿，一炬而光，南海縣令華某禁止嗣後不許重建。自廣縣開闢為商埠，外商船舶紛來，沙面遂成為外商麇集之區，於是要求清廷劃為租界，四週以花崗石砌成牆壁，寬拓道路，道旁遍植榕樹，直至民國卅四年收回租界，東西兩橋大門從此敞開，不復留此市內污點矣。

袁世凱傳

一代梟雄

章君穀著

全一冊合售台幣陸拾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袁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穀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全書廿餘萬言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冊合售陸拾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。